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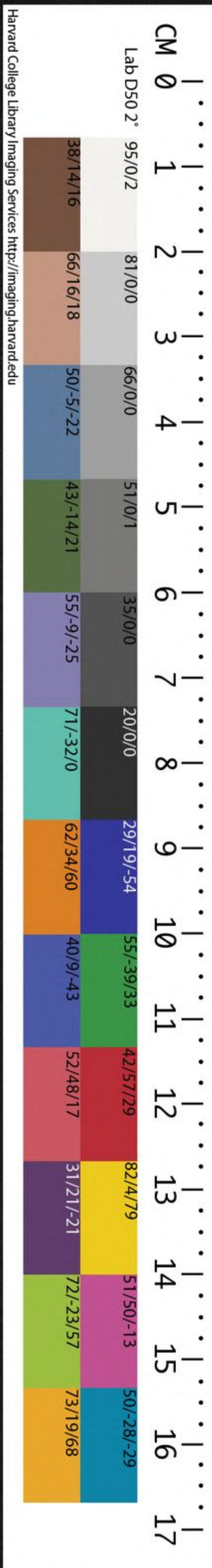
卷三百八十九之九十二



48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2455.21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史三百八十九

漢和
書館
藏印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君丞相魯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垵呼為竒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結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

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
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
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
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
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
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
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
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
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

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
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
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
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
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
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
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
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
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
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

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
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
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
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
左諭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
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
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
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
給賸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
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

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
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
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
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
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袁斟酌
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袁與禮官定號
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
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

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

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

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

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

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
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
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
自正使轉橫行袁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
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
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官觀耶律适
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
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

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
袁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
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
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
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
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
不省重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
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
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
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

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
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
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
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
一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
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
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
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
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

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
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
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
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
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
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
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
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
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
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

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
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
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
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
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
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
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
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

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
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
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侂
冑壇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
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
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
簡子棐繫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
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
未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

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_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_鞞往往暴骨_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_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_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_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毋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_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_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_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_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

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洫綿四千里歲大

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雞豚鬻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樽祭緡盡償宿負

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
辨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
租者姦豪多爲已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
以盜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
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
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
楊思勗交一談李鄘耻爲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
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
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

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指克以
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
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論執政擇老成
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
穿鑿俾廉耻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
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
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
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
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
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

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
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資雖南帑封椿不與大農經費
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
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
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表
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
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
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後辭簪花執
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
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

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
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
德節情制愆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
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
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於家年七十五師魯自
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
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
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
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
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脩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
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
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
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
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
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
曰公不耻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卽求外補出
爲嚴州教授樞嘗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溥
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
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
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
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卽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
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
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曰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
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
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
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
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進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獄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裡之歲

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脩官分脩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

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
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准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
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
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
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
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絕
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
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
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
光以朝臣劾御史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

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
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
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
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
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
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
上請制比之疎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
間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
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

寺深寯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爲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旣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

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抗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二每行部必

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
取吏卒備使今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
道爲式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
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
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
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
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
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
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柱陽軍月椿錢萬二千
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不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

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
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
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
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
俸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說及是轉
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
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
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
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三千斤椿奏一
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閣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
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
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
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
貴門禁官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
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感額久之曰幼亦聞此
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
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
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石梁濡須巢湖北峽亦
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

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至力圖上
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
下可以應禾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
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
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
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
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徭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
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繕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

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
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
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巽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
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
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
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
於進士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
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

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祠
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
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
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
辭以父離塲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
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
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
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

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
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
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
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
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
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秘
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踈皆不得
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
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
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傳
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
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
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
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踳躑
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
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
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官皆力
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

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詳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詳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

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乞取已脩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

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脩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

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叅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脩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

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
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
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顧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

人主爭是非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

師魯袁樞臨民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

廼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

孝祥蚤負才峻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

息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史三百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釐軍國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昶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附楊恂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璋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

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

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

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

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
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
淮塽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
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
自如帥汪徹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
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泣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
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
撲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
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

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
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主
請老愈方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
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
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
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
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
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
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
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

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三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旣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

輩恐其爲彥古報仇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讚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

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怒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
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
又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
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
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游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
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
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
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漢武帝
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

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
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
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
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
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
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
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
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
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
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

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隆赦
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
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
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魯入黨
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
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
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閩州
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
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
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軾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

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
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
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
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揚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
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
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
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
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
入對論君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

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
上風俗侈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
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脩國朝會要
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勳卽初朝議遣
童觀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
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
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
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
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

安諸將徃徃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
進階下卽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
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
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
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脩國
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赦
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被黨籍家有司
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
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赦囚後有告勿

受宗室令應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柰何以令應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澄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不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

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折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一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之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

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
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
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
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奎
再請特賜曰章簡金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諸賢
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第
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
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
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

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
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
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
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
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若
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
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
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
司輸忠謹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會理寬去苛斂
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侂薦士上曰此亦無

害昔揚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俱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閹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鐫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

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

下事必有能辨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
帥補外盖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
祠上曰卿公庶必能為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
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
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
孔戣壽逾八袞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
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
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
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

徙雲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
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以
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
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渚水灌漑漕司
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
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渚我水以
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
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為一體不得自為同異
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
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

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沈當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沈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沈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賂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

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旣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

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匱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徹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北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圍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堦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

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日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政大夫

周宗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宗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宗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爲立約束

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除直秘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
翕然未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宗計口給食行者犒
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
梁見宗謀輒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
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加歎
不已進直徽猷閣帥惟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
東復以宗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
宗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
以屬宗屢賜親札宗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

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
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
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
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宗請疏浚
工畢除秘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官以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
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
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
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

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
迨進御上擢為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
字明年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
左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啟迪掖導
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曠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
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
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秘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
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
初章在秘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
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

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

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

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澧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

秘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

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

瑞志大略以為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

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

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

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

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

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
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復且言太宗問
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
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
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
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
之親灑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
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
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

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音心旋遣閤門祗候蘇曦至家
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
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
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
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
州永平監治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
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
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立憲遇僚吏剛嚴作賓從
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蓋禁

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

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史入對奏攢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贖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斷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

復敕令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
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
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
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
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
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賜衣物
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
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
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謹尋命
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

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
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
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柅吏姦閱三月即
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
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
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
戶部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
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
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
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

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
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
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
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
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原竒邁危
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
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慮恩大經劾韓僕斤董
驄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宗漳

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三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文死鞠於母家母死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脩官除監察御史孝

宗踐阼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
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
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
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廼命必大兼編
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
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
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
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
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
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曾覲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

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
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
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
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
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
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
祠去久之差之南劔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
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
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秘
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

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

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卽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宋史列傳卷一百五十一
三
上善其言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
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
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
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
之矣魯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
敢具草上批王暉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
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
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
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
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

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
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
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
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毬場
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楛之
變乎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
侍郎除翰林學士又兩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
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
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

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

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

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
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
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
鎮江五千同戍鄆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
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
人上諭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
言敵恫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
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
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
帥悚激無敢容私劾諸軍黜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

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
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
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
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
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
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
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
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更請勘當
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

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
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
金背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
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
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
太傅爲山陵以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畱身乞
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
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
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
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

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
札辛卯命畱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
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
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
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
盛典再見度趨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
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
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燾
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旣而斥燾
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選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卽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險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傳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寔

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賊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

堂審察宰相虞允文竒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畧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謚葉義問恭簡正覆謚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躋之擢

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閣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爲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邑劾前帥賊六十萬有詔覈

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
正隆萬壽官尋復職知贛州奏上供米不報及爲
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
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
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
化民歸裝僅書數簾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
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

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
立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
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謂正曰上以
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
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宜孝宗聞
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
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
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官牆外非便廼令蚤正元良之
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卽位卽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旣居家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並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洵洵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立密行及吳挺死韓胃爲吳氏地使吳曦世

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

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卽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正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

壹待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卽出國門上

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旣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處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旣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卽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徒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

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狗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寔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問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爲非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捷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入

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祿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

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
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
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
爲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
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
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
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
爲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
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

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
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
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
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
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
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
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
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大者以聞
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
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

日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弊上謂輔臣
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
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
奏熹不卽受印爲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
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
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旣而
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權任二三大臣深慙朕意
聞外庭亦無異詔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上自南效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
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
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慎密
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
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
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
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克神也終其身不食免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

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

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

光宗受禪趨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

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
光宗及右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
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
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
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
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
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
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
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
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

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
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
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
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
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
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
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
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
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
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

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闈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
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
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
北內至日吳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
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王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
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
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
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

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
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
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
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
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
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
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
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
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爲去計汝

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
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
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
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
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
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
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
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瑄之議不
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
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

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
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
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
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
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
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
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

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
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
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
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
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群臣入王亦入汝
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
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
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
曰茲事重大拊之天下誓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

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
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
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
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
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
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
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
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詰几筵殿哭盡
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
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
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
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
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
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
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
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
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

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
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
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
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
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
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
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
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
獨斷人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

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
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
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
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
下亦亟去此小人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
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
汝愚汝愚爲人踈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
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慝
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
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

諭中司令薦爲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
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
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鏗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
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
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和附視正事如仇讎而
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
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
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
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
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

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
提舉洞睿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
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
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
族之禍奉大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
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
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
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
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
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位樞府木在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
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
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
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
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
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纔者以爲
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
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

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佐曹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登所窘暴薨天下
聞而究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
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
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三十朋胡銓李熹
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
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
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
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
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寔解旋復資政
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佐曹誅盡復元官賜
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
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
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
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曜甲科上謂執政
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
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
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
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崇憲聞

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
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
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
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
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譏乞昭
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

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棄
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
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洪修國史樓鑰等請施
行如章從之乃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
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
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肆爲惡而謂之君
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
所卒以重修諸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
愚大師封沂國公權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

秘書郎辭弗許是為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
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
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
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
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
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
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
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
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險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
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

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
茶引錢新舊累積為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
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從崇
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
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
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
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
寢移為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
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

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
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
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
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遍損有
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
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羅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恭實民
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緡付小校使繫以來
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
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
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

半之崇憲謂根本卑虛非所以窳茲萌迺於其地各
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為邊要害地自
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
峒日疆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
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
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
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
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
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

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

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以
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忠能守家法所至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